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方伎類二

鄒簡廷精著蔡 青浦鄒簡廷精著蔡，一日，金聖瑞以夜夢牀下有白雞出走，詣鄒卜。鄒卜之，曰：「地中有銀，爻象主今夜發動。然非君物，且尚有大不利焉。」金自念銀在牀下，不憂人攫，因詣友人處貸銀買香燭雜物，將於祀神後發之。時為六月中澣，大雨驟集，因留宿於其家。明晨返，則西鄰夜火，屋被燬矣。

杜念亭家婢浣於河，見大龜，捉以歸。龜能沿壁走，聞喚即至。而婢肌革銳減，喘而言，臙而動，日飲米汁，漸少生氣。詰之，謂有戴烏緞帽者來擾。杜亦詣卜，鄒曰：「妖乃己所引進，或為介類。」杜乃以刀刺龜背，婢病頓痊。

周某為景杏村卜

商城景杏村總戎又春以行伍起家，官終福建汀州鎮總兵，為伯韓大令學湘之父，毓華大令崧之祖。其至江蘇也，實為其姑丈崇明令熊傳栗招之至。時風氣錮蔽，南北道遠，鄰里有厄其行者，杏村決欲往，或勸其就占於里之周某以定行止。周賣卜市中，以善六壬著，且固文士也。好吟詠，為人卜，間亦作詩貽之。見杏村，奇其狀貌，既為之卜，並贈以七絕，末二句曰：「巨川用汝作舟楫，且唱宏農得寶歌。」更語之曰：「子識之，他日當有驗也。」杏村大喜。不逾月，遂至江南，入蘇松鎮標，旋得官。官川沙、官寶山時皆立功，於是周之詩皆驗。

杏村嘗於道光辛丑官川沙千總。壬寅五月，英人以禁煙啟釁，犯吳淞，川之士匪乘間肆掠，杏村率民團兵勇赴鄉，獲渠魁，繩以法，地方遂安。川人為建報德堂以酬之。咸豐癸丑，攝南匯都司。八月，寶山陷於匪，杏村聞報，亟自海外歸，招集逃兵二百人，與留守之典史曹錫燾籌寸禦。而兵惑於人言，謂匪來時不殺人，從景公，無類矣。於是亡去者泰半，餘二□餘人，合之鄉人，僅四□有七，有洩之於匪者，匪喜其無助也，遂攻城。杏村亟偕其猶子持長楫，冒大雨，奮臂出，四□七人隨其後。遇匪於昏暗中，揮楫，斃六七人，生擒其一。復與之巷戰於南城下，並追出西門，殺百餘人，生擒四□餘人。時東門外海神廟有駐匪數百，聞城中有變，將入城，見城上燈火輝耀，大驚，逸去，由是寶山大定。

蔡某為粵寇卜

咸豐朝，湘人有蔡某者，素善占卜，投粵寇，到河時，占課云：「逢溝必傷大將。」有黑力虎者，驍健絕倫，陷江寧時，首先登城者也。恃勇獨行，至陳家溝，遇拳棒教師陳某，率其二子，環而攻之。爭搏良久，陳家父子敗回，向門逃進，黑力虎追入。教師一女，年止□七，持鎗伏門側，從後直刺其股，黑力虎仆地，遂斬其首，眾為之奪氣。

牙牌數占字

牙牌之戲，相傳起於宋宣和時，其來久矣。近世有《牙牌數》一書，借以占卜，蓋亦古者棋卜、擲蒲卜之類也。光緒己卯江南鄉試，無錫諸士子於榜前占牙牌數，其辭云：「大開圍場，射鹿得獐。顧盼自喜，中必疊雙。」是科無錫縣中式者二人，一顧姓，一章姓。顧字明見數中，「射鹿得獐」句，暗影章字，尤為巧合。

客為魯伯陽占牙牌數

光緒時，內監張秀林為直隸候補道魯伯陽納賄於朝，圖江蘇蘇松太道。其所費，為銀二□四萬兩，議定先付八萬，得缺付八萬，蒞任半載付八萬。道路傳說，物議沸騰。丹徒丁叔衡太史聞之，偶與客談及，客以牙牌數卜之，得句云：「魯陽揮戈，千古奇事。朝暉熊熊，頃刻即逝。」

魯在保定，其子留京，謀之於四大恆錢肆，願出重息舉此債，有成議矣。一老賈不允，謂魯年逾七□，人壽幾何，且資格未合，慮為疆吏所梗，不令到任，而又賄賂公行，言官未必箝口。以是，事遂不諧。乃商之於票號，而亦不應。然諭旨已下，索賂者多，爭向其子勒索。而江督劉忠誠公坤一果電告總署，令暫緩赴任。御史高燾曾、李慈銘亦疏請交督撫察看。其子大懼而遁，魯卒不得到任，仍留直隸候補，牙牌數之言，至是而驗。

走信夫通王遁術

耒陽蔣霞初，嘗於長沙旅舍中，見有信局之走信夫方臥病，困甚，乃為診之，數日得痊。其人過謝，見蔣案頭雜置王遁占驗諸書，因曰：「頗習此乎？非得名師傳授，不易解也。」蔣訝其言，詰之，則曰：「承君治病，敢以實告，某於此習之久矣。」蔣因就求其術，其人曰：「是不難，但須請之吾師，吾師以為可教，當盡以授子。」問師在何所，曰：「夜當延之來。」是夕，為蔣潔治寓齋，置之複室中，語之曰：「有所聞，毋駭。」夜半，方延行間，忽聞風聲從空際來，月色驟晦，燈炬盡滅。竊窺之，見其被髮長跪，向榻微語，答詞尤細，不可審。久之，若見一人向牖間聳身而出，風聲復作，滿室颯然。須臾寧靜，燈燭自明，因召蔣語之曰：「吾師謂子不可學此也。」

張延巳為孝欽后筮

張延巳好占卜，弱冠，遊四方。光緒辛丑，兩宮將自西安回鑾，時適館臨潼洪氏，以風角風聞於上。某日味爽，以一驟車入行在。禮畢，孝欽后宣旨，令在露下設壇，問善後事。筮得家人之九三，其爻曰：「家人嗃嗃，婦子嘻嘻，終吝。」張曰：「家人嗃嗃，剛嚴者也。婦子嘻嘻，喜樂過也。終吝，險蹇難遵也。卦直家人，其有順陰道而至美者乎？九三之爻，君道也，亦夫道也，而位未大正，其有婦人而專制者也。」時侍郎陳某在側，見多忌諱，不敢上聞，乃別易他爻之吉祥者入奏。孝欽亟賞之，賜銀千兩、鱸鮓兩尾。延巳方惴惴待罪，至是乃殊慰。

拆字

拆字，亦作測字。拆則有分析之意，測則有推測之意，為占法之一種。任舉一字，觸機附會，以判吉凶，昔所謂亥有二首六身者，其權輿也。唐裴度征吳元濟，掘地得石，文曰：「雞未肥，酒未熟。」相字者解曰：「雞未肥，無肉也，為己；酒未熟，無水也，為酉。破賊在己酉。」果然。古亦謂之破字。《隋·經籍地》有《破字要訣》一卷，《顏氏家訓》謂即今之拆字。其術始於何時，不可考，或謂見於前人記載者，當以宋之謝石為始。周櫟園嘗著《字觸》一書詳論之。

拆正字、武字

蘇州上津橋朱某以家貧，圖入山自盡，遇仙，授測字一書，其驗如神。惟求之者必預定，日僅測一字，取銀一兩。懸牌門首，某日測某人字。吳三桂將反，向蘇藩庫借餉，時慕天顏方為藩司，躊躇莫決，延朱測字。告以故，朱曰：「請大人命字。」適几上有殘柬，慕即翻轉，指「正」字為枚。朱曰：「不可借。正似王字，王心已亂。且東正面合几上，正而反矣，即反之兆也。」慕即拒之，果應其言。其子亦習父業，占驗不減於父，但非一日測一字也。某拈一「武」字問有子否，朱曰：「絕矣，一代無人，自止而止。」其人果無後。

拆因字

乾隆丁卯，福建鄉試場後，士子謝廷光聞洪山橋有善拆字者，偕友人詣之，拈得「因」字，以詢鄉試之售否。曰：「國內一人，今科解首也。」友躍然曰：「我亦就此因字拆之。」曰：「此科恐無分，後有恩科，可望得志。彼之因，出於無心；君之因，出於有心也。」旁有一人方握摺扇，即以扇指「因」字曰：「我亦就此字一決之。」其人蹙然曰：「君扇適加因字之中，乃因象也，其終於一衿乎？」後各如其言。

拆墨字

紀文達於乾隆戊辰捷禮闈，未廷對時，在董文恪公座，偶遇浙士，乃善拆字者。文達書「墨」字，乞占殿試名次。浙士謂之

曰：「一甲無望矣。墨字上截似里字，以里字倒拆之，為二甲。四點為庶字之腳，士乃吉字之首，必可得庶吉士。」果應其言。其後文達歷官清秩，迭掌文衡。

拆董字、名字

乾隆戊子，紀文達以事獲譴，獄未決時，伴守之軍官精拆字，乃書「董」字叩之。軍官測曰：「君必遠戍。董字似萬千里也。」又書「名」字，軍官曰：「下為口字，上為外字偏旁，是口外矣。日在西為夕，其西域乎？」又問將來能否遇赦，曰：「字形類君字，亦類召字，必賜還。」又問遇赦當在何年，曰：「口字為四字之外圍，而中缺二筆，殆不足四年也。」已而果遣戍烏魯木齊，以辛卯六月賜還，一如軍官所言。

拆某字、義字、風字、村字

范時行，蘇州人，乾隆時以拆字寓德清紫陽觀。所言不煩，而悉有意義。日以得錢六百為率，錢足，則謝客寂坐，有君平買卜之風。一營兵拈「某」字，問終身休咎，范曰：「凡圍某之子，愈著愈多；象某之子，愈著愈少。今所拈是某字，非基字，從木不從石，則是象某子，非圍某子也。恐家中人口日益凋零矣。」其人曰：「是也。然此非所問，問日後何如耳？」范曰：「觀爾服裝，是行伍中人，乃象某中之卒也。卒在本界，止行一步，若過河，則縱橫皆可行。以是言之，爾外出，方可得志。然卒過河，亦止行一步，亦不能大得志也。」

又有拈「義」字以問者。范問年若干，告之，范曰：「然則生年屬羊也。義字從羊從我，是止一屬羊之我耳，終身孤隻，不能有妻子也。妻子且不能有，他何望焉？」

又有一人以「風」字問妻所孕為男為女，范曰：「移中間虫字於右旁，則似虺字。《詩》曰：『惟虺惟蛇，女子之祥。』所孕必女矣。」

又有一業理髮者，盛冠服而往，拈「村」字問之。范曰：「木以長材為貴，一寸之木亦何所用。」其人以為道其剃刀之柄也，驚而失色。范曰：「凡事若能努力，則方寸之木，可使高於岑樓，君何必自墮其志乎？」後其人果發跡致富。

拆巍字

乾隆己亥，江南鄉試題為「巍巍乎唯天為大」三句。胡元音望捷心切，同人守榜。汪某在座，見其神情迫切，戲之曰：「吾為君拆一字，如何？」元音口報一「巍」字。汪沈思良久，指畫再四，曰：「得之矣。上為出字之半，半出學也。偏旁有禾無乃，秀字去半也。有女無子，是半好也。加以魁字，有鬼無斗。其必中副車無疑。」越三日，揭曉，果以副榜第五名報雋焉。

拆道字

乾隆庚戌萬壽恩科，進士為一百零二名，其中有江南三〇名，安徽〇名。會元朱文翰，歙縣人。胡先聲中三〇九名。當未揭曉時，同人集翟公樹編修寓齋，公樹出一「道」字，問安徽進士可中幾名。先聲大言曰：「必中〇名，且得會元，而自身亦應與焉。」同人詢以故，則曰：「道字已有進字框子，中首字，非會元乎？首字上兩點為八字，中一字，下白字，是為自身，合之，非〇名乎？」越日榜發，竟如其言。

拆鸚字

乾隆時，上海有沈衡章者，善拆字，問休咎者趾相接。一日，有罪犯越獄宵遁，捕役往問，拈得「鸚」字，沈曰：「鸚鵡，能言之禽也。舌慧而身不自藏，卒為人所繫。且鳥而嬰，羽毛未豐，其能遠逸乎？去此尚近，速捕可得。」問何往，沈瞥見雀跨後簷，曰：「可往後面廁中覓之。」如其言，果獲。邑令神其技，贈以「機測如神」之額。額懸邑廟豫園清芬堂之西偏，俗呼為董事廳者，即沈之安硯處也。

拆奏字

趙介山、帥仙舟夙相契，在京同居，成進士。廷對前一日，蔣丹林往送考，介山舉一「奏」字，令拆之。蔣云：「二人在三人之中，君與帥君皆可望鼎甲也。」及臚傳，果然。

拆奩字

太倉陸星農，名增祥。以殿撰出為道員，次湖南，鬱鬱不得志，蹭蹬以終。相傳陸應禮部試時，就拆字者為卜官階，陸掣得一「奩」字，云：「名居第一人，官不過三品。」蓋奩字俗書，上從大，大字分析之為一人也；下從區，中為品字，空其一面為三數也。歿後，嘉定黃翰欽孝廉宗起輓之云：「蘇內翰春夢一場，薄宦衡湘，回首觚棱經州載；謝太傅東山高臥，屏除絲竹，等身鉛槧足千秋。」

拆章字

武昌李某拆字有神解，有陳某艱於子嗣，值妻臨蓐，往問以「章」字。李云：「當為男，恐不育耳。」陳請其故，曰：「童字無根。」又有問其子之病者，以乳名六〇，即舉「六」字問之。李云：「汝口說六〇已是一卒字矣。雖去上一點，目前可望平安，恐終不免來年之憂也。」

拆死字

張文達公之萬未遇時，嘗客杭州。會元旦，逐隊作吳山游，就日者問前途。拈得一「死」字，大駭，欲棄去。日者叩所問，曰：「科名。」日者就字端詳良久，因以「死」字之鈎抹去，寫「癸卯一人」四字，拱手賀曰：「大吉利，癸卯年當大魁天下。」旁有一友，見而奇之，即拈「死」字叩婚姻。日者蹙額曰：「不佳，不佳。怨偶無心，曇花一現，恐有騎省悼亡之痛。」友固無婦，一笑置之。明年，文達捷南宮，其友亦娶，伉儷甚篤，心恆惴惴，冀其言之不驗，而未幾竟歿。

拆榮字

浙西陳鍾年善拆字，名噪一時。有巨賈吳某者，蘇人也，久商於浙。某日得家書，以妻病危篤，促之歸。吳憂甚，即訪陳就之卜。至則門已閉，吳叩之急，陳乃推窗而詢知來意。時方有一犬在旁狂吠，陳即語曰：「死矣。」吳厲聲曰：「字尚未拈，焉知生死！」陳曰：「頃者吾之口與汝之口交談，則為兩口，又加一犬，則成一哭字也。」吳懊惱歸，然未之信。翌晨再往，拈得一「榮」字。陳即詢所占之事，吳以妻病告。陳曰：「死矣。」吳詢所以，陳曰：「榮字，上部為兩火字，乃一對燭也；中為一座，臺之象形也；下為木字，棺木也。」吳聞言大驚，匆匆買棹歸，其言果驗。

拆口字

有女郎將與人私，慮其未諧，而就拆字者問休咎，拈得一「口」字。問欲卜何事，女曰：「有一事，可得良好結果否？」拆字者曰：「依字而斷，恐無圓滿之望矣。欲成『可』字，無『丁』；欲成『如』字，無『女』；欲成『何』字，更無『人丁』。」

拆粉字

鄂人方某幕游於外，一日接家書，以妻病篤，促歸，方猶豫不決。有友善拆字，往覓之。友曰：「試道一字，以定行止。」即應聲曰「粉」。友曰：「粧臺留半面，紅粉已分離，可速行，遲恐不及見也。」方急治裝，及抵家，櫛已在堂矣。

春秋筆日拆〇字

春秋筆者，孑然一貧儒，不知何許人，亦不詳其姓氏，以拆字為業。遨遊至信州，僦屋以居，榜門拆字，求卜者多踵廬求教，不如尋常術士之於街頭巷尾求取生活也。其人年四〇餘，頗知書，吐屬風雅，論字多妙解，多奇驗。士大夫咸樂與遊，籍籍負時名。每拆一字，受錢二百文，日以〇字為限，過此則閉門謝客。於是趨就占卜者，皆爭先恐後，朝暾初上，門庭已若市矣。

拆毅字

沈文肅公以贛撫丁內艱，在籍守制，適左文襄創辦馬江船政局，製造輪艦槍械。議甫定，文襄移節督閩隴，乃舉文肅自代。文

肅令官紳分司廠事，官曰委員，紳曰委紳。同治某科秋試，榜前，集局紳之與試者澆榜，且曰：「諸君請拈一字，吾用拆字法占之，卜今年本局售者當有幾人。」某紳拈「毅」字，文肅曰：「毅者，其左體為『豕』字，豕為亥，二首六身，『几』字其『船』字之一股，『又』字復得『政』字之半股。船局委紳固有獲售者，其數殆六乎？」是秋，果中六人。澆榜者，榜前群飲之謂也。

拆四字、青字

大不同，某拆字者之別號也。光、宣間，寓常州城隍廟，設攤營業，名噪一時。有某店夥之紗帳被竊，薄暮始覺，往來拆。時大不同已收攤矣，因令隨舉一字以拆。店夥寫「四」字。大不同曰：「無妨，君所失為紗帳，今已有人懸於他處。君觀『四』字之形，固懸掛之象也。速覓或可得。」店夥曰：「否，否，君所拆者為真體『四』字，而余所舉者為草體『四』字，無乃誤乎？」大不同曰：「若然，則賊已難覓，僅可購備蚊煙一圈以禦蚊矣。」蚊煙一圈，亦象草體「四」字之形也。

又有一尼姑拈「青」字，令拆之。問何事，曰：「終生。」大不同曰：「清不清，靜不靜，出家恐不利。若立定主意，擇人而事，則尚有生育之望。」蓋「青」字之上半截似「生」字，而下半截則「育」字之底也。尼忸怩而去。有知其事者，則謂尼固不守清規，久有還俗之意也。

星命

術數家以人生之年月日時推算祿命，謂之星命之學，始於唐之李虛中。但虛中止用年月日而不用時，至宋之徐子平，始以八字推算，故亦稱善此術者曰子平。其書或託名於鬼谷子，或託名於郭璞。

推算之法，以六甲子分四段，自甲子、己卯、甲午、己酉各得二辰。甲子、甲午之前三辰為陰錯，己卯、己酉之前三辰為陽錯。謂以天干配地支，所餘之數，甲為陽辰，故有陰錯；己為陰辰，故有陽錯，其日不吉。

八卦以乾坤喻夫婦，故星命家以男命為乾造，女命為坤造。婚禮以男家為乾宅，女家為坤宅，亦此義。

隔夜算命

有曰隔夜算命者，凡以八字令其推算，必囑其人就坐案側而謂之曰：「君今日當來，我先夕已知之。尊造早推算，命書亦批定。今姑請以生年月日及父母存亡、兄弟有無，一切過去之事，詳述一過，以證我隔夜推算之當否。」迨其人如言，自述生平畢，乃啟其案上倚壁之書櫥，出一先期批成之命書示之，則與其所自言者無不合。蓋其倚壁櫥後，有孔通至隔室，室別有人在。來客自述生平時，其人即如所言，筆之於紙。書畢，自孔傳入，宜其若合符節也。

夏某為陳某擇日

諸暨店口鎮有陳氏之屋，遇火不燬。相傳國初有陳紫衣者，將建此屋，自至郡城，乞夏姓者卜日。夏曰：「請少待，為君擇之。」陳即出資為謝。夏曰：「既如此，請三日後來。」陳知其以酬謝之多寡為選擇之精粗，乃以白金百兩揖而進之，曰：「老朽一生辛苦，始有此舉，幸先生留意焉。」夏曰：「既如此，請一月後來。」及期而往，則曰：「日已選矣，幸勿稍有更動。」陳謹如所教。屋成而鎮上大火，前後左右盡為焦土，惟新屋巋然獨存。自是以後，歷三餘次火災矣。至光緒時，陳氏猶世守之。而夏之子孫，亦尚以擇日為業。

星士為徐松岑推算

徐松岑監丞元美，江都人。順治甲申、乙酉間，家中落，居北鄉湖濱，鬱抑不得逞。偶就村市星士問休咎，星士推干支列宿，舉指搖目，睨之曰：「死，命也。」松岑怒。星士復默算良久，瞠目大呼，謂：「不於身，必於妻子，請歸驗吾言。」松岑益怒，惘惘而歸。未三旬，其婦王夫人病死，二子繼亡，如星士言。遂賣田屋，營喪葬，家人各散去，餘一叩僮，使肩襆被從入郡。及北郭，反顧，則僅逸矣，棄襆被道旁五步外，亦不追，自提襆被以行。隻身依故人，歌吟與涕泣常相平，而學日以進。

高特聘自知有子

順治時，宿遷有高處士者，名踰駢，字特聘。授徒於湖東之陸氏，月一至家而已。一夕，語鄰僧曰：「吾占六壬，尚有一子，當歸了此事。」僧笑之。明年，果生子，命之曰晤，蓋與其婦僅一晤者也。

方進為張榮推算

順治初，有方進者，判人休咎祿命均奇中。時巡撫張存仁與明兵夾江對壘，部卒有張榮者叩進推算，判榮以二月初二日當死於兵。榮懼，盜馬而逃，為邏者所獲。存仁鞫之，榮述進推命之故。乃逮進至，問曰：「汝推張榮今日應死，汝推自命若何？」進曰：「我命不死，但責三板，枷三箇月耳。」存仁笑曰：「我偏不打汝。」竟將榮斬訖，方進枷號三個月。徧示合城云：「方今正在將士用命之秋，術士方進妄談禍福，煽惑軍人，以致張榮盜馬欲逃，除將張榮正法外，方進枷號三個月，以儆將來。」

劉德白自推命數

劉公言，字德白。父瑜，明襲青州左衛指揮僉事。德白，其仲子也，生有異徵。少為文章，空明駘蕩，一洗程式熟爛之習。乃數踏省門，不見收，遂謝去舉子業，專肆力於詩古文辭。汲古之餘，旁及方術，尤邃於星命，以人始生年月日所值星辰，推人壽夭貴賤，不失毫髮。淄川韓允嘉累困鎖院，德白謂其一生科祿，皆會於戌，當於是年得舉人。韓以戌非鄉試期，疑之。順治丙戌，山左再開省闈，果為丙戌，韓果舉於鄉。及戊戌，遂成進士。

德白嘗自推命數，謂年七當死，然不至藥裏糾纏，牀蓐淹頓，差異世人耳。歲在辛卯，年數適符，其老妻方借春鄰家，德白閉門獨坐，及啟扉，死矣。

吳子纓為筮在辛推命

句容筮在辛，名重光，順治壬辰聯捷禮闈，以丁艱歸里，過吳門，寓其同年姚茵釋家。一日，閒步至吳子纓命館，令推子平。在辛貌樸，而又布衣素冠，子纓為之布算，亦甚略，未及科名。推畢，在辛取子纓所持素扇，書高達夫「尚有綈袍贈，應憐范叔寒。不知天下士，猶作布衣看」句，後題筮重光書。蓋以子纓牌板書「命友天下士」，書此詩以譏之也。子纓見之，惶愧無地。而在辛無怒容，一笑而別。至暮，其牌板已為人取去。隨有為之介紹者，餽銀二兩，始還。

張某謂韓文懿當餓死

吳人張某以星卜游公卿間，嘗許繆念齋形以狀元。康熙丁未，繆以第一人及第，自是門外車馬遂不絕，張亦自高聲價，累致千金。時韓文懿公莢教授陋巷，託友人詢之，張厲聲曰：「此人來歲當死，猶問科名乎？」及文懿中會狀，張遂遁，不知所往矣。

何永錫自謂何如

何萬年，字永錫，長洲人。父願良，善言命，多中，好酒，浮湛里間，自得也。萬年讀父書，尤精其學。人來請者，必以實告，不妄譽人。然喜儒，常從諸生游，謂其生年月日時之干支，以決得第之早晚。秋榜將發，竊自計平生所決之必雋者，日造其門，詢消息，至而闐然，詫曰：「吾言必不謬。」即臥其家。已而吉語聞，則大喜狂叫，自謂：「何生何如也？」

韓文懿公少時輾轉，中年尤甚，星家多謂其老於諸生。康熙壬子春，文懿北行，永錫往話別，曰：「勉之，此行必捷。吾曩決子發科卯辰間，今以流年參之，在今歲也。」其他率多驗。而嘗謂文懿曰：「吾恨不讀書，然於星家言，窮日夜研尋，每進一年而知曩年之誤，雖不能悉中，後又安知今日言之非謬也。」又嘗語人曰：「吾決人科名，亦僅言其半耳。讀書不勤，安有俟命之理耶？」

史胄司精子平

溧陽相國史文靖公貽直之父，字胄司，名夔，素精子平學。康熙辛酉，攜家人都，舟泊水驛，生文靖。胄司取其造推算之，謂當大貴。時阻風，舟不得行，乃登岸縱步。見一冶工家適生子，問時日，正同，心識之。後二餘年，文靖已官清禁，胄司告歸，復經其地。欲驗舊事，自訪之，則門宇如故，一白皙少年持斤操作甚勤。問其家，即辛酉某日生者也。竟夕不寐，忽悟曰：「四柱

中惟火太盛，惜少水以制之。生於舟者，得水之氣，可補不足。若生於鎔鑄之所，則以火濟火，全無調劑之妙矣，其貧賤也固宜。」

吳梅村精星命學

吳梅村晚年精星命學，連舉□三女，而子暉始生。時婁東江孫華為名諸生，年已強仕，赴湯餅會，居上座，梅村戲云：「是子當與君為同年。」孫華意怫然。及康熙戊辰，暉舉禮部，孫華果與同榜。或贈梅村五□生子詩云：「九子將雛未白頭，明珠老蚌正相求。蘭闥自唱河中曲，□六生兒字阿侯。」蓋少妾所出也。環後官兵科給事中。

印天吉為毛西河推命

康熙戊寅，毛西河年七□八，京口印天吉為其推演命造。其八字為癸亥、壬戌、壬戌、庚戌，蓋生於明之天啟癸亥□月初五日戌時也。天吉謂八□五不死，當享壽至九□四。然西河竟以是年卒。時西河之姬人年三□二，為康熙丙午正月□六日子時生，其八字為丙午、庚寅、丁酉、庚子，蓋即曼殊也，亦令天吉推命，而殷殷以子息為問。天吉謂今年不育，則終無子矣。

嵇叔子為妻推命

嵇叔子精子平，自謂官可四品，而夫人之祿位不稱。舉孝廉，即喪偶，媒妁盈門。叔子算其八字，俱以為不類。某富翁欲以女妻之，先以年庚付一術士推之，術士云：「此□惡大敗之命也。」翁以情告，術士曰：「試易之，何如？」因將生日移前數日，而時干亦易，通局俱變矣。翁乃付媒妁使往議之，叔子以手推之曰：「是恭人也。」遂成姻。任杭州太守時，妻受四品封。叔子卒後□餘年，諸子將為母稱七□觴，先期營辦，恭人笑止之云：「某日，非吾真生辰也。」因述其故，家人皆驚。蓋嵇氏父子為所給者四□年矣。

星士為勵文恭所養

靜海勵文恭公杜訥久不徙官，一日，世宗召問曰：「聞卿家養星士，卿亦自知何日大拜乎？」文恭惶恐謝罪。上曰：「此事有命，朕也不能作主。」尋轉吏部。於時常熟蔣文肅公廷錫方病篤，文恭固無恙也，忽腹熱如火，以雞卵熨之，旋熱，遂先文肅二日逝。

信莊二王生命

信恪郡王如松、莊慎親王永瑞，同年月日生。莊後信數刻，互以兄弟稱。稽其生命，信先莊薨□七年。然其子恭王淳穎以復睿忠王爵，贈王為親王。莊親王無子，嗣其弟子承能。信恪王少封公爵，任工部侍郎等官。莊慎王少亦賜公，品級歷副都統等官。雖文武稍差，而升轉固如一也。

劉某為高宗推命

高宗幸江寧，微服而出，遇星者劉某，戲就之推子平。劉排其生年干支，艱然色動，歎歎久之。高宗大異，問故。劉曰：「僕操星命之術，三□餘稔矣。自謂斷人休咎，無不奇驗如神。閒時亦將賤造流年推算，當小貴，二千石之祿不難致也，乃竟落拓如此。今見貴造，富貴極矣，即無乘乾馭宇之鴻福，亦當肩蟒腰玉，緣何反得與僕覲面耶？」高宗神其技，默然而退，後授劉以知府。

錢竹汀為僕推生造

嘉定錢竹汀官詹有一僕，服役多年，體魁梧而勤幹，竹汀恆倚重之。為推生造，謂必以軍功保舉，官至三品武職。久之不驗，疑之，因其造錄寄欽天監，屬為之推算。覆曰：「某命果佳，如君言，然必生長北方。若生於南方，則終身僅能近貴而已，此所以給事君邸也。」

廖鴻章為郭肇鑽推步

郭鳳池侍講肇鑽以丁艱歸，服闋，諸要人皆寄書，促北上。束裝有日矣，過其同年友廖編修鴻章，以行期商之。廖夙精子平學，為推步畢，驚曰：「一年之內，慎勿入都，若入，禍且不測。盡一年，則無害矣。」郭猶豫未決。而促行之書踵至，且聞上意嚮用甚隆，遂買舟而北。途次某鎮，有姻家邀之飲。郭已有酒意，復強之。主人觴政甚虐，雖不飲者，亦必以巨觴沃之。是日酣醉過度，歸至舟，憊甚，延醫無及，旦而卒。

王勿庵八字缺水

歸安王勿庵侍郎以銜初生時，星家推算八字，謂其中缺水。或告太夫人曰：「必令小兒在漁舟上乳養百日以補之。」乃召一漁人婦，畀其錢米，寄養百日焉。

汪成命造相同

人有生同年月日時而命絕不相似者，星家言所生之地有不同也。汪文端公廷珍與成少司馬書之年月日時，無不相同。汪進士及第，成猶舉人；汪官六品，成則五品；汪官五品，成則四品；成官侍郎，汪則三品。及汪官尚書，而成猶侍郎，其爵位猶不甚相遠。所可異者，汪、成面貌亦酷肖，二人丁內外艱之年歲亦略相同。

戴簡恪為泥孩推命

開化戴簡恪公敦元精星命學，為人推測，恆多驗。一日，奇想天開，屬玩具肆中人製小泥孩若干，並記其捏成之年月日時於背，為之推命，以記於別紙。製成攜歸，給家中小兒，使佐嬉。及其碎壞，出別紙證之，驗者乃□而八九。

羅養齋精星命

羅養齋，名浩，僑居海州之板浦場，與凌仲子廷堪為戚。經史書數，無不涉獵，尤精星命之學。嘗曰：「自李虛中以來，均以富貴貧賤壽夭定命之高下。吾則以賢不肖為之經，貧富壽夭為之緯。賢者雖貧夭，命為上；不肖者雖富壽，命為下。」人多迂之。

某筆帖式命有一日之榮

道光時，滿人某嘗以其子之生造使術者推之。術者推算良久，曰：「怪哉此子！所居位無上。雖然，一生窮困以死。」某以為戲已，怒而去。後其子長，為太常寺筆帖式，貧甚。適署中需人為遣兒，輒應其召。遣兒者，凡遇郊廟、藉田大典，前期大演禮，有司恐儀式有誤，輒以一人為主者。其人衣服破舊，然行止拜跪，與主者無異。自王公大臣以下，向之行禮，亦與主者無異，固一日之榮也。然必筆帖式之貧乏者為之，他人皆不肯為，以為折福，為之必致病云。其為此，每次得京錢八千而已。

以河洛數推命

有演河洛數者，推測祿命吉凶，悉有驗。或艷其術，叩之，則吐實曰：「其數，設一時為□刻，刻三分，以之考其父母、兄弟、妻子存沒多少之數。稍誤，則曰：『非此刻此分也。』」凡三□分，屢遷而得其詳，而後按所得以行之，可無失矣。」其數之辭，則以千百為隱語而係之以卦。如中人也則以中孚，富人也則以豐以豫，貴也則以鼎以泰，好鬪則以訟，疾則以損。諸生也，甲乙榜也，戎行也，緇、黃、醫、巫也，農、工、商賈、隸役也，皆有卦以係之。乾以係父，坤以係母，同人以係兄弟。推而廣之，無有遺者。又分年遞載於所係卦之下，故取之左右，皆如其人，實皆刺探察視，以售其術也。

以蠹子數推命

道光以前，山西有以蠹子數鬻技於都中者，言人之貴賤窮通，頗有驗。其於湘人劉協揆之降調升復，語皆符合。武陵趙文恪公慎畛嘗就其人而詢之，乃知此數於國初由關東傳至山西，原書八箱，五箱損於水，遂有無從檢查之八字，即諉之此沈失之數。但云傳自邵康節，然宋以前即能測定滿州姓氏耶？如瓜爾佳氏、鈕祜祿氏者，皆能算出，即可知其偽矣。

張立帆自算命

張立帆以精通天文名，咸豐庚申春，蘇州失，崑山繼陷，粵寇所至，遷避一空。張獨留不去，且為之贊畫一切。或問其故，張

曰：「吾夜觀天象，知清運已衰，太平天國當起而代興。千載一時，機不可失。吾嘗推算命理，行年五□當貴，意即在此乎？」張嘗為粵寇籌餉，邑中富室按名勒派，不允，則拘而敲扑之，故皆銜之刺骨，粵寇亂平，遂為怨家告發。張大恐，傾家營謀之，乃免。後有人問以太平天國天象如何者，張輒搖首太息曰：「氣數，氣數！」

徐式如為潘兆芙推命

松江徐式如孝廉良鈺精青烏家言，尤長於推算之學，顧多作隱語，不欲明以示人。其里人潘兆芙方以明經應秋試，踵門求推命造。式如不語，惟書「和」字示之，人皆不解所謂。後潘落第，始恍然曰：「此所謂名利兩不成也。」自是遂屏棄帖括，壹意為善，以終其身。

瞽者推算如神

光緒時，淮安鄉間來一瞽者，推人年命如神。有李氏子就之推算，瞽決其一生足衣食，無刑禍，有子女各六，然當有兩妻。李笑曰：「吾農家子，不鰥足矣，焉有兩妻。」瞽曰：「不然，命如是也。」又有陳叟者延之至家，悉以其家人年命使推之，一一不爽。至其女，則曰：「偏房，命也。」叟怒曰：「老朽薄有田產，何至以女為人妾。」瞽曰：「不然，命如是也。即不作妾，亦非正妻。」已而李氏子娶於趙，甫六月，生一子，鄉里嘲笑之。李之父懼為門戶羞，歸之於母家。趙女固貞淑，母家知其無他，然六月生子，無以自明。請反，不可，乃留之，仍撫養其子。而李氏子所續娶者，叟女也，甫六月，亦生一子。於是趙女之父母兄弟，咸譁於李氏之門曰：「爾謂吾女不貞，故六月而生子。今陳女亦六月生子，何也？留則俱留，逐則俱逐。一留一逐，行且興訟。」李父子無以為計，其宗族姻戚咸謂其父曰：「若子兩娶，皆六月而生子。趙、陳兩姓，清白舊家，兩女亦皆端好，必無他故，是無可疑者也。宜迎趙女以歸，使與陳女以姊妹稱。」而陳女顧長趙女一歲，趙猶忿爭，乃議不以長幼為次，而以先後為次，姊趙而妹陳，事乃定。兩女皆婉婉，頗相安。俄各受孕，逾期不育，至□二月始生，則皆女也。嗣後男女相間而生，生男皆六月，生女皆□二月，群疑盡釋。兩女各生三男三女。李氏子果有兩妻，子女各六，叟之女果亦如偏房矣。

四庚辰

年月日時干支俱同者，六□年中，惟甲戌歲有甲戌月、甲戌日、甲戌時，乙酉歲有乙酉月、乙酉日、乙酉時，丙申歲有丙申月、丙申日、丙申時，丁未歲有丁未月、丁未日、丁未時，戊午歲有戊午月、戊午日、戊午時，己巳歲有己巳月、己巳日、己巳時，庚辰歲有庚辰月、庚辰日、庚辰時，辛卯歲有辛卯月、辛卯日、辛卯時，壬寅歲有壬寅月、壬寅日、壬寅時，癸亥歲有癸亥月、癸亥日、癸亥時。然甲戌之歲必有甲戌月，甲戌之日必有甲戌時，而甲戌之月不能必有甲戌日，其餘皆然。故遇此，難也。光緒庚辰三月□三日日加辰，是為庚辰歲庚辰月庚辰日庚辰時。杭有楊翁者，精於叢辰之學，死後營葬，有術者為擇此年此月此日此時，取四庚辰也。他術者以為不可用，議改用初六日癸酉。其家以翁素精此術，乃就其靈前拈鬮決之，竟拈得四庚辰者，遂用以葬。丁松生與執紼焉，還過俞樓，為俞曲園言之。

趙展如信星命

趙展如尚書舒翹生平以服膺宋學著稱，而酷信星命家言。其以鳳陽守舉卓異入都引見也，四川司舊同僚觴之陶然亭。酒次，趙暢論董氏正誼明道之說，且曰：「諸君今日皆候補主事也，然須存一終身此官之意，非惟不冀得京察，簡道府，且並不冀題升郎員，甚且併補缺之希望而亦斷絕之。必如此，乃可謂正誼不謀利，明道不計功。董子一生，得力如此。宋、明諸儒，得力亦不外此。諸君能身體力行，庶可合名儒名臣而一之矣。」趙語未畢，忽某編修至，編修故深通星命家言，趙自謂弗及者也。甫就坐，趙即呼某曰：「君於吾造已細推否？吾究以何時可升道員？實告君，果命中三年內不得升缺者，吾即由此歸秦，不復出矣。」因屈指自計一麾出守，已歷六年，尚不獲遷一秩，言之憤然，若有餘憾。座中人皆匿笑，趙弗覺也。

陳石遺為楊惺吾推命

宜都楊守敬，字惺吾，治地理學甚精。生平散精力，為《水經注疏》一書，舉全、趙、戴諸家繆誤，摧陷廓清，無所於讓。方年六□餘時，常汲汲顧日影，慮不得上壽，不及成書，請其友人陳石遺以子平法算之。石遺謂可至耄耋，且曰：「君軀幹修偉，豐髯，聲如洪鐘，神似畫像毛西河、冒巢民，於相法亦享高壽。」則大喜。後□餘年，與石遺相見於京師，則急出《水經注疏》稿本相質曰：「吾書幸已成，泰半為弟子能生助屬稿。山東刻工廉，已半付寫定矣。」

日者為袁忠節、樊雲門談命

光緒庚子三四月間，袁忠節公昶與樊雲門布政增祥至京師琉璃廠，就日者談命。日者謂樊驛馬星發動，樊問何方，曰：「在西。」忠節曰：「我何如？」曰：「君後未可量。」以死事言之，未可量者，度辭也。

星士為易實甫推數

光緒朝，易實甫觀察順鼎游宦河南，遇一星士，推為鐵板神數，言其以前經歷，無一不驗，推至五□七八歲時，有兩句云：「賴有吉人扶，當今復用吾。」

揣骨聽聲摸笏

唐時有瞽者龍復，以揣骨、聽聲、摸笏，判人休咎，定人祿命。久之而摸笏之法失傳，瞽者僅能以摸骨、聽聲為事矣。

相名

相名之說，謂就人名所取之字，相其體之敬正疏密，音之陰陽清濁，義之吉凶向背，可以定其人之窮通貴賤，然實與摸骨、聽聲、摸笏等術，同其荒誕也。

術士相梁谿父

錢塘梁谿父，為文莊公詩正之尊人，少為名諸生，與同輩詣一術士，問曰：「得一第乎？」答曰：「不僅是，更向上。」問曰：「官翰林乎？」答如前。又問為京堂耶？卿貳耶？俱如前。問曰：「然則作相矣？」曰：「真者不能，假者可致。」同輩曰：「蓋協辦耳。」後終老明經，而以文莊貴，受大學士封。

范文園工相術

海寧范駮，字文園，善相。嘗謂武進周清原、吳江徐鉉皆當不由科甲入翰林。至康熙己未，周、吳果皆以宏博及第，授檢討。海寧邑城有隙地，或塑太歲像以祠之。范以為威儀具足，應享巍峨。未幾，遂成巨剎。又謂嘉興千佛閣之尚型，其貌慘戚，當厄於火。已而果然。

陳文勤有乞丐相

海寧陳文勤公世倌秉賦甚薄，每日飯不過一甌，或啜蓮實少許，即可度一日，而年躋大耋。京師嘗有一瞽者善揣骨相，文勤與史文靖相國屏車騎往訪之。瞽者揣文靖未半，即跪而呼曰中堂。泊揣文勤，則曰：「此乞丐也。」文靖呵之曰：「此陳中堂也。」瞽者揣之良久，又抱其身搖之，愕曰：「真乞丐也，烏得欺我！」文勤笑曰：「豈以我無食祿之故耶？」

僧為羊山朱氏看三世相

國初羊山朱氏，蘇州申衙前富人也，素豪侈。一僧叩門請見，朱出迎，貌甚古，延坐，問何來，僧曰：「吾與君同坐空山修行，君忘本來面目，特來點化耳。」命取三盆水來，曰：「請看前世。」朱視水中，一老僧也。次看今生，宛然朱形容也。再看來生，一瘋丐也。朱大詫。僧曰：「若再不悟，暴殄天物，雖欲為瘋丐亦不可得矣。」遂去。朱遣人尾其後，至市，忽不見。

吳三桂看相

吳三桂久蓄異志，居常鬱鬱不樂。羽士某相術為滇中冠，嘗至省，三桂使人召之，不至，迺微服詣之。某熟視良久，謂之曰：「君狀貴不可言，然頰下有紋，主後不昌，殆無嗣乎？」三桂大恚。既而使覘某，將殺之，則行矣。自是，三桂每日必攬鏡視紋，

深自怨憤。或慰之，且力言某之妄，三桂始釋然，而異謀日亟矣。

相王樓村

寶應王樓村修撰式丹生而頂有異香，經月不散。稍長，耳白過面。相者曰：「當以文名天下。」

相李寅伯

李寅伯上舍，鄞人，臬堂子也。臬堂艱於嗣，年四□後，始舉寅伯。初墮地，面部有如小耳者數□，為去之。稍長，左頰有癍，作鴉青色。有相者見之曰：「此海外阿羅漢化身也。」

相陳其年

陳其年檢討維崧年四□餘，猶困於諸生。一日，過京口，有術者謂之曰：「君年過五□，必入翰林。」梅杓司因贈以詩曰：「朝來日者橋邊過，為許功名似馬周。」康熙己未，其年以諸生應博學宏詞，薦授翰林院檢討，時年五□六矣。

史瞎子揣骨聽聲

順、康間，浙東有史瞎子者，遇男子則揣骨，遇女子則聽聲，言休咎，多奇中。

年遐齡有二子，曰希堯、羹堯。希堯，嫡出也。某歲，遐齡以內擢都統入覲，聞史適在都，因召之入邸，令相希堯。曰：「一品官也。」時羹堯方就撫於遐齡之僕，已為史所見，即告遐齡曰：「頃在門房相一兒，他日當位極人臣也。」遐齡大詫，即呼閨人入，詰之，以某僕之養子對。立召之至，詢何來，僕乃備述始末。蓋遐齡之夫人妒而無子，希堯未生時，遐齡通於婢而生。夫人覺，逐婢棄兒，兒遂為僕所養。至是，遐齡見其狀甚雄偉，乃告之夫人，撫為子。其後果掌大將軍印，如史言。

徐文定公元夢撫浙時，其孫舒文襄公赫德方卅角，而休寧汪文端公由敦以諸生為之師。文定令史相師第二人，史曰：「皆大位也。」舒為世家貴公子，其顯達固意中事。文端則寒諸生，念不到此，意謂史特因弟以及師，聊作周旋語耳。是夕，史獨悵悵，至書塾，謂文端曰：「君勉之，將來官職聲名在主人之上。」文端益惶恐不敢當。史曰：「非讒語也。君寒士，諛君，何所利？正以我之命，某年當有厄，某年當得脫。計君是時已登顯仕，我之厄或由君而解，故鄭重相託，君是時幸勿忘今日言，當力拯之。」

已而或進史於世宗，奏對後，忽奉旨發遣左為民。至高宗御極之□年，詔軍流以下皆減等發落。時文端果為刑部尚書，乃檢史舊案，則係特旨發往，不載犯罪之由，同列多難之。文端以其罪不過軍流，正與恩詔相符，乃奏釋焉。既入京，仍客文端第，則益自韜晦，不肯言禍福矣。

乾隆庚午，文端長子承沆方應舉，文端夫人望之甚切，請史決之。史曰：「即當得六品官。」六品者，惟翰林修撰及部主事。時文端方直禁近，子弟若登科第，必不至分部，其為修撰無疑也。母夫人方竊喜。無何，文端為是科主考官，承沆迴避不得試，群以史言為妄矣。其冬，特旨賜文端蔭一子，承沆果得主事，官正六品。

相蔣文恪、陳畬堂

雍正初，陳畬堂在京，寓其舅氏汪某半載衙衙邸中。蔣文恪，舅之婿也。乙巳孟夏，蔣自內城出，曰：「聞琉璃廠有河南僧善相，曷同往試之。」時陳年二□三，蔣年□八。既至，僧目蔣曰：「好門第，讀書家兒也，當然中舉，中進士，點翰林，主文柄，登大位，一路功名到白頭。」次相陳曰：「二人門第不相上下，但彼安享富貴，君則困頓拂逆，雖極臥薪嘗膽之苦，不過得一小功名而已。惟神凝氣斂，筋骨堅定，大壽可期。」酬以相金，曰：「本不應受，越二日，當回首，買柴作茶毗資耳。」陳異之。至第三日，遣僕往覘，僧果圓寂矣。久之，追憶其言，皆驗。

相莊培因

莊培因，名存與。嘗偕某上舍自裘文達公日修齋中飲歸，同詣千佛寺，訪江西某相士。某即與莊互易帽，同車行，時已有人報知相士矣。及至廟，莊謂易帽恐涉輕薄，仍各冠自冠以進。相士遂言上舍為狀元，歷巡撫、尚書，而詆莊為貧賤，不列於仕籍。即日聲名大損。

顧禮琥相人

乾隆時顧禮琥以舉業雄吳中，從游者常百人。善相士，嘗貽書京師故人，謂其所授業二生，為吳門雙璧，後起之雋。後兩人先後通籍，均以第一人及第，蓋即潘文恭公世恩及吳廷琛也。

嵇文恭善風鑑

嵇文恭公瓚善風鑑，百不失一。嘗主乾隆乙未會試，揭曉，中式者初見，即鑒別無爽。分兩日讌之，前一日皆丹毫簡用者，內有二人不符，由途即選。次日所延，則盡歸班矣。嘗言乙未一榜無宰輔，惟許紫垣、孫奇圃，一內一外，祿位崇厚，後果然。又嘗言金蘭溪必為臬司，後果由臬司官大司寇。曹顧崖城病右手，慮大考不能作字，欲乞假，文恭曰：「不出三年，當至二品，豈能去耶？」曹後以學士督學山左，洊擢少宰。

楊柏溪精相術

臨川楊柏溪中丞護精相術，乾隆甲辰，成進士。臚唱前一日，新進士會集乾清門外，乃徧相諸同年，謂友人曰：「今科榜眼、探花，當是南北二邵。【謂餘姚邵瑛、天津邵玉清。】第一人未見，何歟？」嗣見一人脫帽箕踞，獨坐金缸旁，乃拱手賀之曰：「龍頭在是矣。」亟詢姓名，則會稽茹棻古香也。少頃，傳前□卷引見，以次唱名，鼎甲皆如其言。柏溪既通籍，旋告歸。嘗自言□年不甚佳，遂家居□年。既出，即補郎中，旋擢道員至開府。

柏溪甲辰之捷，出紀文達公門，曾語文達曰：「師入閣愈遲愈佳。」文達年八□二，始拜協揆之命，僅□七日，即捐館矣。

錢塘許文恪公乃普少時謁柏溪，柏溪曰：「爾一甲一品相也。」文恪憂不壽，柏溪曰：「若骨法蒼老，必享大年。」後文恪果一甲第二人，仕至吏部尚書、太子太保。

相王述庵

王述庵侍郎頤而長，玉樓齊聳。微時，相者指為窮相。及後告假歸里，則市人又驚相告曰：「王公為鶴形，所以貴也。」

顧鶴鳴因相人斃命

顧鶴鳴，常州人，善相人術。在吳越間，所至傾動，久著聲稱。嘉慶乙亥客滬，下榻豫園，言人禍福，率多奇中。有無賴子陶奇山者，一日亦往相。顧言其面某部位隱起殺紋，直透眉際，將遭獄訟之厄，且云不出三日，若不驗，此後亦不再相人矣。其言過切直，觸陶怒，突起揮一拳，不意適中要害，隨擊而斃。鄰人繫陶送縣，獄成，果擬抵。

相戴文節家人

印梅大師，楚人，年六□餘，廣頰長髯，住杭州報先寺。嘗自言入定，頓悟相地、相人諸術。徧相戴文節公家人，咸驗，非世俗相法也。文節時方四歲，出見，師曰：「此非常兒，宜為吾弟子。」遂度為沙彌，題名妙元。八歲，六月，冒暑訪文節之尊人，語之曰：「翼日乞詣寺，然不可攜吾弟子來。」再四屬，卒不言何事。詣，則已沐浴更衣坐化矣。眾檀越悉在。蓋豫知時至，約送入龕，又不欲小弟子見自相也。

相村夫牧豎

道、咸間，長沙某甲研究麻衣柳莊之法，垂□餘稔。一日，忽語人曰：「比年以來，所見村夫牧豎，多文武大吏狀貌，安得如許官職位置若輩？」遂疑其術，舉所有書籍，付之一炬。未幾，粵寇亂起，楚軍、湘軍興，薦剋纍纍，三湘子弟居其□九，人始知其術之不盡謬也。

凌厚堂以相人術自負

凌厚堂廣文堃頗以相人術自負，謂一望即可決其貴賤壽夭。何桂清撫浙時，凌以教職考驗。何語凌曰：「君昔相我之言，今已

皆驗，請再視異日如何？」凌曰：「公今留下部髯，於法當斬首。」何怒，揮之出。越六年，何果以失守罪伏法。

曾文正好相術

曾文正公國藩好相術，嘗云昔年求觀人之法，作一口訣云：「邪正看眼鼻，真假看嘴脣。功名看氣概，富貴看精神。主意看指爪，風波看腳筋。若要看條理，全在語言中。」又云：「端莊厚重是貴相，謙卑含容是貴相。事有歸著是富相，心存濟物是富相。」

文正官京師時，郭筠仙侍郎嵩燾主其家，亦喜談相。文正謂之曰：「君好談相，相人乎？自相乎？」捻寇初平，淮軍駐徐州，文正往閱操，諸將入謁，中一人形貌魁梧，衣冠整潔，注視良久，入謂幕客曰：「某弁體氣充實，無夭折之理。時方承平，無戰事，何其神氣若將死之人乎？」後不日，某弁果以墜馬殞命。

相官文恭

大興汪星槎司獄瑾善風鑑，嘗相官文公文，謂其前生為苦行僧，今世當享厚祿。及被曾忠襄所劾，朝廷遣使往勘，或以此詰之，則曰：「無傷也，行人相矣。」已而果然。

騰雲龍論相

騰雲龍，相士也，不詳其姓氏里居。工翰墨，善風鑑，語言嫺雅，有儒者風。壯年從粵寇洪秀全遊，才識邁眾，頗倚之。洪敗，家室遇害，遂隱於相以終老。浪跡江湖，自號曰騰雲龍，蓋自喻也。

騰初至沔溪，日賣技鄉村間，所言吉凶禍福，多不期而中，名噪於時。有富商某就之相，或語之曰：「某，封翁也，性慳吝，非面諛不能獲厚報。」相士笑頷之。及某人座，猝然曰：「君壽不踰顏子，能捨家之半行慈善事，或可中壽。」某怏怏去。論者責其贖直，則曰：「相形不如論心，非古語乎？相惡而心術善，無害為君子；相善而心術惡，終必為小人。君子之謂吉，小人之謂凶，苟卿之至論也。吾矯某之吝，而使之捨私濟公，相其心耳，流俗人烏足以語此！」時知名士王鑑林耳其言，不類江湖客，揖而叩其術，謙遜不遽答。既而曰：「相人術，古無有也，學者所不道也。世俗稱妖祥休咎，乃誑語欺人耳。以吾粗讀詩書，藉以戒人則可，假以欺人則不可。」王曰：「然則言必有中，何歟？」騰笑曰：「仲尼面如蒙俱，周公身如斷菑，禹跳湯偏，堯舜參牟子，不以貌陋減其志意，而名垂萬古矣。彼桀紂長巨姣美，為天下之傑，卒至身死國亡，遺臭後世，豈相形者所可以妍媸論耶？」王唯唯，知其為屈於遇而託於相者。間且造其室，訪問家世，則顧而之他，絕不一言。旋亦去沔溪而他適。越載，復來，已祝髮為浮屠，駐錫於杜浦寺。未幾，適有喪親而強之招魂者，固辭不許，鄉人怒而毆之，遂雲遊不知所終。

劉壯肅喜談相

光緒丙戌，劉壯肅撫臺灣，其奏議公牘，雖有幕僚，時亦自為之。性最輕武人，畜視之。既為疆吏，則又輕疆吏。獨重京曹官，禮知名士，而喜談相。一日，有相士諛之，謂當秉國鈞。壯肅喟嘆曰：「余，武人也。為督撫，已破格，安有為相理！」相士力言法當爾。壯肅曰：「果爾，天下事亦殆矣。」麾之去，命賞五銀圓，顧曰：「他日果驗，再賞五百圓也。」壯肅嘗自言五十六歲又當革職，六歲當死，已而果然。

以相術擇人

相士鄭某為提督紹宗子，當粵寇亂時，粵有兩人起家軍籍，皆為大將，一方曜，一即鄭也。鄭有幕友精相術，兼擅一切望氣及奇門六壬之學。當時遊諸將間，即相鄭提督之面，謂可與終始，因久依之，鄭果傾心相待。其任用偏將，往往聽相者暗中抉擇之言，而所向有功，蓋用徐中山語命將必得有福之人，可倚其福命以相與有成也。鄭子奇其術，因奉為師。幕友亦盡心教導。既習二三年，茫無頭緒，其師恆令隨目之所見以意斷之，而後由師指授。久之始覺別有門路，越八年，乃盡其奧。

李若農精相法

李若農侍郎文田以精相法聞，嘗相許仙屏中丞振禕，決其官位當撫而不督。時許方任寧，藩旋授河督。許戲云：「我自督而不撫，若農將謂我何？」後調任廣東巡撫，開缺而終。

相同學

光緒庚子，粵中某塾受業者數百人，一生徧相同學曰：「數百人中，不乏科名之士，然今秋獲雋者，竟無一人，何耶？」尋奉諭旨，以拳亂停試。

趙展如知相

趙展如撫蘇時，元和陸鳳石相國潤庠以祭酒丁艱回里，服闋入都，趙餞行於署。酒酣，趙頻顧陸而歎息。陸疑趙心有不愉，堅叩其故，趙慨然曰：「某所以不樂者，以君為末代宰相耳。」陸憤然曰：「君既知相，自視如何？」趙曰：「此無他，某終不得善終。」及趙內用，任樞要，光緒庚子拳匪之亂，竟列罪魁，恩賜自盡。

相恩藝棠

恩藝棠中丞銘之撫安徽也，陸辭出京時，於正陽門外遇一相士，使相之，則曰：「氣色大佳，然宜防意外之禍。皖中控扼南北，為江防孔道，必引用識時之士以自輔。」恩謂其不阿，以重金酬之，曰：「世方多難，疆吏盡職，端在練兵。欲練兵，尤在識拔奇才。此去，吾知所以報朝廷矣。」至皖，徐錫麟方以道員待次，每見必獻策，並獻倭刀。恩大器之，命教練新兵，總辦督練公所，卒以巡警學堂畢業日發難，為徐之手槍轟死。

李半仙相喇嘛

術士游行四方，其能燭幽洞顯者，大抵暗中有人指點，其切口曰付點，蓋付度其人之大概而指點之也。然為之付點者，須為土著，始無不中。保定李半仙以相術鳴，宣統時，設硯於京師之東安市場。一日，來一中年人，氣宇軒昂，倩李談相。李極意獻諛，決之為部員，其人微笑不語。俄而付點至，急以切口遞消息與李，李不得已而更諛之曰：「以君相言，官品何僅至此，某年當進位督撫，某年當入閣拜相。」既而驟以手摘其冠曰：「大和尚，爾誑我，我亦誑爾，此所謂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。」言已，大噓，觀者為之譁然。蓋來相者，乃雍和宮之喇嘛也。而李半仙之名乃益著。

看陽宅陰宅

許叔重之釋堪輿二字也，以堪為天道，輿為地道，而後世乃稱相地者曰堪輿家，是專就地言之也。且以其相廬舍為看陽宅，相墳墓為看陰宅。

大將軍

俗以太歲所在之方，與所食之地，依地支二字，每年挨移。凡於所在之地，起土興工，則所食之地必有死者。例如太歲在子，歲食於西，子地興工，則在西之家必遭其殃。欲免其殃，須用厭勝之法。又所在之地有遷徙者，犯之必遭災，術家謂之大將軍。

世祖知堪輿

世祖嘗校獵遵化，至後為孝陵之地，停轡四顧，曰：「此山王氣鬱蔥非常，可為朕壽宮。」因自取佩鞶擲之，諭侍臣曰：「鞶落處定為穴，即可因以起工。」後有善青烏者視之，相驚以為吉壤也。

張曼胥謂王氣在遼左

南昌張曼胥，名儲，明大學士位之弟。醫卜、堪輿、風鑑之術，靡不通曉。明萬曆時，遊遼東歸，語人云：「吾觀王氣在遼左。又觀人家葬地，三百年後皆當大富貴，閭巷兒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將相，天下其多事乎？」人以為狂。既而世祖入關，從龍勳佐，果皆遼左產也。

廖應國精堪輿術

廖應國，興國人，精堪輿術。從其叔覺先徵君北上，依遠祖金精山人之術，覓山水，得密雲一穴，覺先喜曰：「葬此，初出三品世襲，後當開府，且有登甲第而司台衡者。」遂以葬郎永清之先人。復命應國尋龍口外，至紅羅山，應國寫其山圖返報覺先，以再得吉兆頓首稱賀。既而應國又出藩王祖墳圖，覺先曰：「此冰山也，□年內立見其敗。」已而果然。

閔崑岡通堪輿術

廣濟閔德裕，字崑岡，通堪輿術。嘗衣短後之衣，戴茅蒲之笠，躡芒織之屨，徧走山川原隰，相其陰陽，察其泉脈，而準以龍砂八六之說。其合者，歸而圖其形，識其區，以俟求者，不待指畫口授而可按籍索也。

董華星相宅

董華星，名達存，乾隆壬申進士，精六壬奇門。初，壬申將會試，須臾宅貢院前，趙甌北與約同寓。時趙客汪文端公第，文端為其賃一宅，趙不敢卻，乃囑妻弟劉敬輿與董偕，董所親擇者也，符天藻亦與焉。二場後，趙詣董，私詢以寓內當中幾人，答曰：「三人俱傷，恐符或失之。蓋夜臥須各按本命定方位，而符懷疑，不我從也。」出榜，董、劉果成進士，趙與符落第。

江蘇巡撫莊有恭嘗延董相衙署，董為改葺數處。既落成，莊將出堂視事，董止之，為擇一吉日時而出。屆期，坐甫定，轅門外忽傳鼓報喜，則加官保之信適至。康方伯基田令昭文時，以家有子弟應秋試，預叩董。董詢其先塋何向，教以塋之某方立一燈竿，子弟之某年生者當發解。已而果然。

長蛇注穴

堪輿家之看地也，輒以某形某像定吉凶。吳門汪廉訪圻少孤露，年二□餘，課徒自給，在陽山教授數年。以父母未葬，出二金，買一瓜山絕頂之地，峻險異常。葬後，遊京師，冒宛平籍，入泮，連捷中進士。不二□年，官至雲南按察使。因思父母墓在山頂，不易祭掃，乃託所親就山下築石路一，蟠曲而上，費至二千金，甚堅固。一日，有形家過其墓曰：「此穴如巢燕梁間，今築甬道，則如長蛇注穴，禍不旋踵矣。」未幾，果以虧空事謫戍，家產入官。此乾隆庚子事也。

周八瘋子為梁構亭營度居宅

錢塘梁構亭尚書肯堂，初以咸安宮教習得官，揀發直隸，由邑令洊歷至總督，高宗眷禮優渥，錫賚便蕃，為同時疆吏之冠。嘉慶丙辰正月與千叟宴，有御製、御書之賜，鄉里榮之。後守護裕陵二年，家人意惴惴。有周八瘋子者，精王遁厭勝之術，故為構亭所敬禮。至是，為營度其里中居宅，曰：「吾必使尚書生入此室也。」未幾，果以原品回籍，至家七日而卒，年八□有五。

王伯舒好青烏家言

仁和王伯舒廣文邨，道光時人。規行矩步，歷為郡邑記室，無絲毫干請，長吏皆賢之。家在杭州一畝田，背郭面河，門多野趣。歲晚歸來，蕭然一室，人罕接其面。獨好青烏家言，尋山問水，樂而忘倦。

談風水者謂弓去靶

京師賢良門外有河，河有橋，式如弓背。道光時，宣宗閱射，箭鵠設於橋西河邊，射者立橋北，北向而射。每發矢，宣宗右顧，以視中否。歲己亥，橋拆平，鵠於橋南，對寶座設焉。射者立橋北，面西向而射，以免右顧之煩也。談風水者謂此橋架河上，如弓之有靶，今拆平，則弓去靶矣，恐我武不揚也。至明年，遂有英人之擾。

董晉卿治陰陽五行家言

董晉卿副貢士錫好治陰陽五行家言，殫心者數□載，嘗曰：「世之言奇門、六壬、相墓者，皆各自為學，吾獨求其原於《易》以貫之。然求之愈深，聞者且駭，恐世之卒莫予知也。」

尹和白喜談堪輿

湘潭尹和白，名金陽。喜談堪輿，謂古所傳疑龍、撼龍之經，確有是理。每春秋佳日，輒與友人徒步走數百里，不以為勞。

塔忠武墓犯鄰墳煞

忠武公塔齊布墓，在薊州街迤北。【萬壽寺西。】墓左一碑，鑄御製文；墓右一碑，為湘紳建立。御製碑文應立墓左，時有堪輿家言，此墓右犯鄰墳煞，碑立其右，即於鄰墳不利；若立左，則於己墳不利。忠武之弟倭什布曰：「利己傷人之心，素為吾兄所鄙，安能希我利而嫁禍於人，況御碑應立墓左，不可易也。」忠武無子，倭以己子嗣之。未幾，嗣子故，倭亦故，嗣子之孫亦故，祚遂絕。

陳虞耽堪輿術

豫有陳虞者，富人也。生平耽堪輿術，凡精斯道者，無遠近，必延之於家，錦衣而肉食之。且慮僮僕不潔，親滌溺器以奉，門下食客以故恆濟濟焉。

一日，有操南音者，踵門求謁，自稱蘇人許姓，世精斯術，且謂曾文正、李文忠之祖穴皆父所審定。陳聞之喜，以三千金為壽。居三月，為擇地於嵩山之陰，云：「葬此，子孫必位極三公。惟地脈少寒，瘞枯骨無效，倘得生人埋之，則妙難言喻。」陳聽之。越日，集家人而告以故，並執帶自縊。猛憶自經與病死，同一不得溫氣，復命工人速穿穴，及成，陳衣冠臥穴內，呼人畚土掩之。其子不忍，工人莫敢先動，陳怒曰：「從父命，孝也；違吾教，即非吾子，何逡巡為！」其子不得已，號泣從之。須臾墓成，陳死於穴中矣。

挽回杭州府學風水

杭州之科第，甲於他郡。嘉、道而後，漸不如紹；咸、同之際，復不如寧。錢塘丁松生大令丙謂為府學風水不佳所致；因於光緒乙亥科之前期，請於大府，將門向稍為修改，又將五魁亭飾而新之。八月初八土子入場之日，適工竣，大令於亭前燃雙響礮三□枚，謂以振文氣也。洎榜發，杭人中式正副榜者恰三□人，松生之姪修甫中翰立誠得亞元。

王莘鋤不信堪輿家言

無錫王莘鋤吏部絳自典閣試選，遭母喪，閉門讀《禮》，急欲營葬。堪輿家言是年風水不利，毅然斥之，謂遲葬非禮也。堪輿家亦侃侃爭論，謂苟葬者，不出兩月，君必不可為諱。家人大懼，潛書「葬」「不葬」二紙，至其母靈几前拈鬮，三鬮皆「不葬」。群阻之，王一笑置之，剋日興工，自督役。舉空時，王忽墮地傷足，不良於行，輿歸城中，遂患寒疾，竟不及兩月而卒。

堪輿家顛倒灶之方向

鄞有堪輿家設肆於市，一日，有男子在肆中大罵，將用武。眾人環集問故，其人曰：「夏間因人口不安，就彼問卜，彼問灶何向，我對曰南向，彼曰宜改西南，我謹如其言。乃至秋而仍多疾病，又來問卜，彼仍問灶何向，我曰西南，彼曰宜改正西，我亦如其言。今已入冬，病者未愈，加以貿易折耗，無聊之至，姑再卜之。彼問如前，及我告之，則曰宜改南向，是仍復其初矣。自夏徂冬，我奉彼為著龜，乃顛倒如此乎？」眾大笑，為解勸之而去。

高錫麒相門灶

寶應朱曼伯方伯壽鏞自幼至老，虔奉財祿壽三星，每晨焚香叩頭各八□，凡二百四□。令其孫乳名一虎者，在旁記數，行之數□年。光緒時，開藩汴中，知縣高錫麒以精堪輿家言自薦。朱嘗召之，為相門灶，雖安一牀、設一几之細，必令高指示方向也。

陰陽生批殃榜

人死有回煞之說，北方謂之出殃。道光時，有常某者，客京師，曾言地安門外，其家有新死者，延陰陽生批殃榜，乃檢查，告以期，且曰：「此殃大異於常，必為厲，合家徙避，仍恐不免於祟。惟有某鴉番烏克神，【即看街兵也。】膽大能敵，當邀至家以禦之。」其家甚恐，至日，訪某，邀之酒食。食畢，告以故。某亦素負其膽，不肯辭。至夜，聞棺蓋作聲，視之，則蓋已離開，棺

中人欲起矣。急躍棺上，力按之，相持竟夜。聞雞鳴，棺中始寂然，某仍合其棺。及其家人至，問夜來情景，某不言，但以無事答之而歸。其家乃以無事告陰陽生，生愕然曰：「吾前檢日，誤矣。其實殃之歸，正在今日耳，然其厲不可言狀矣。欲禦之，仍非某不可。」其家復至某處，求其再來。某欲卻，而恐失膽大名；欲去，恐力不敵，姑應之，而心自疑慮。偶至街前，適一拆字者卒然問曰：「爾有何心事，當告我，可為籌之。」某怪其無因而先知，乃告之故。拆字者曰：「鬼甚厲，爾將不敵，我有爆竹三枚相贈，但至事急時，燃放之。三放，可無事矣。然不可在屋中，當登屋以俟。」某至，如拆字者所指。及夜半，棺蓋裂，聲甚猛，果異於前夜。蓋方裂而尸已出，見無人，即出院，四望，見某在屋上，躍而登。將及矣，某放一礮，應聲而倒。少頃，復起，如是者三，礮盡而雞鳴，尸不復起矣。其家人至，備悉其狀，昇尸復殯，往告陰陽生。而某已暴死，身若火燃者，硝磺氣猶未散也。後詢知此生素恨某，欲因此殺之，且以神其術也。

方士代人飲食

順治時，新城王李木吏部家中有一方士，能代人飲食，其人自飽，亦往往令人代食，即溲溺亦如之。

異僧幻術

鄭成功據臺灣時，有粵東異僧泛海至，技擊絕精，袒臂端坐，斫以刃，如中鐵石。又兼通王遁風角，與論兵，亦娓娓有條理。成功方招延豪傑，甚敬禮之。稍久，漸驕蹇，成功不能堪，且疑為間諜，欲殺之而懼不克。其大將劉國軒語成功曰：「必欲除之，事在我。」乃詣僧款洽，忽請曰：「師固佛地位人，不知遇摩登迦，還受攝否？」僧曰：「參寥和尚，久心似沾泥絮矣。」劉因戲曰：「欲以劉王大體雙一驗道力，堅我信心，可乎？」乃選嬰童、倡女姣麗善淫者□許人，布茵施枕，恣為嫖狎於其側，柔情曼態，極天下之妖惑。僧談笑自若，似無見聞。久忽閉目不視，國軒拔劍一揮，首已欻然落矣。成功詢其故，國軒曰：「此術非有鬼神，特鍊氣自固耳。心定則氣聚，心一動，則氣散矣。此僧心初不動，故敢縱觀。至閉目不窺，余知其心已動而強制，故刃一下而不能禦也。」

朱先生精異術

朱先生者，不知何許人，或曰明宗室也。康熙時，隱於浙，精異術。嘗架箸於几，捕鼠置其中，鼠不得出，貓不得入，名曰諸葛八陣圖。又嘗剪紙為魚，置之盆中，即遊泳矣。

某術士試幻術

某術士手撮棋子布於几，中間橫斜綵帶，不甚可辨，外為八門，則井然可數。投一小鼠，從生門入，則曲折尋隙而出；從死門入，則盤旋終日不得出。

張菊人習雜技

嘉興張菊人初營舉子業，繼而改習雜技。嘗應某室之召，為營窰穿。既定山向，眾地師乃謂宜改他方，主人惑之。菊人曰：「姑如我言，開穴五尺，如無異物，改向亦可。」乃勾工掘土，果得兩龜。眾地師議欲再開，菊人力爭不得。又尺許，得松脂二，具人形矣。主人大悔，菊人曰：「是殆有命，不可強也。如向葬之，亦保平安，第得福須在百年後耳。」同時又有延請者，其葬日同，菊人弗及兼顧，令其徒代往相度。問擇何時，曰：「視樹頭生魚，即大吉時也。」屆期，工匠畢集，經營甫定，適有村人上市買雙魚歸，會有葬事，懸魚於樹而來觀。其徒見之，遂召工下窰。

菊人為入占課決休咎，輒奇中。某撫軍聞其名，以幣招之。時方修葺官廡，為之定方位。撫軍以其略偏，欲改正向，曰：「是亦無傷，惟不及百年，恐燬於火耳。」撫軍令占課問事，並射覆，均無不驗。一日晨起，令占今日有事否，曰：「今夕有添丁之喜。」問男乎女乎，曰：「男也。」撫軍笑曰：「室中惟老妻，年將花甲，尚得生男乎？」忽聞者入白，公子夫婦同歸，撫軍異之。蓋公子率婦歸寧，因婦翁遠調他省，挈眷言旋，風順潮平，自金陵四晝夜遂抵杭。是夕，果舉男。時有杭人招菊人夜酌者，菊人躊躇至再，乃雇肩輿往。入座，席未終，佯醉，潛入室隅，褫其上下衣褲，赤身登輿而歸，主人以其醉矣。他客歡飲如故。二更後，鄰居不戒於火，延及之，倉卒無有免者。或以問菊人，曰：「我亦數中人也，以衣服代之，乃得幸免於厄耳。」後兩耳皆聾，問答以筆，遂不復為入占課，菊人自謂為洩漏天機太多之故也。

紙人為祟

道光壬辰，義寧居民之育雞者，夜半，有物翦其翅，視之，無異常雞，捉而觀之，翅中必有數翎截去寸許者，亦不全翦也。比戶譁噪，不知所云。有一婦置疋床下，備穢物以待。三更，疋中作聲。擲擊之，應而寂。移燈視之，地有紙人長三寸，執紙翦刀。焚之，無他異，月餘乃安。

光緒丙子夏秋之交，吳中盛傳有妖人翦紙為人，夜入人房闔，絞取男婦辮髻，或壓伏臥者胸部。受壓者遂為夢魘，苦悶萬狀，氣咻咻然不得醒，醒輒大病。世俗相傳紙上附生人靈性，焚之，其生者便焦灼死。其遣紙人之法，或言令生人臥於地，以紙人置其身，一人從旁誦咒書符，則生者如睡，而真靈附紙人飛出矣。或有言須拜而遣之者。道路傳聞，其說不一。後某令獲其黨數人，嚴鞠之，亦堅不承招，而肆擾頗甚。

蘇垣有衣匠，晨如廁，覺頭上有黑氣一團，良久始滅。初亦不以為意，失歸，失辮。明日，有人如廁，亦如之。始猶在閨門、胥門一二處，數日而蔓延殆遍。由是相戒無敢登溷，而溷為之一空。

張姓子甫弱齡，髮亦被翦。母將餘髮鬪去，惟留一頂，即以鬪下髮置桶中，坐而溺焉。子方臥牀，語母曰：「辮還矣。」問在何所，曰：「牀下。」索之，果然。已而譁曰：「來割勢矣。」且譁且哭。母大驚，囑其以一手握腎，以一手捉之。子如母教，捉其一股，軟亦猶人。急欲遁，握愈固，窘甚，益掙扎欲去，相持間，股忽折，遂逸。眾往視子手中，乃紙翦人股耳，亦投桶中。

某氏有妯娌三人，方刺繡，聞叩門聲甚急。啟視之，寂無人，以為行道者之相戲也。闔而入，忽門中吱咯作叫聲，似欲掙扎未能而不堪其窘者。索之，見一紙人闔閉門隙中，蠕蠕動。三人驚譁，返身急遁，各相爭前奔，跌而入，呼其夫出視。夫取婦溺澆之，遂不動，手襯穢，布捉之，乃五寸許紙人也。頸骨上書一「出」字，兩股皆有硃書符籙，足心左書「飛」字，右書「疾」字，胸前書「藏」字，兩手心書「雷霆」二字，背脊上有「道字五百七□三號」字樣，手執紙翦。家人恐其復為害，熬火焚之，投之圍。

常州梅姓有二女，以守貞課讀養其母。自言某夕方於燈下治女紅，忽聞門隙微有聲，惶遽間，取案上《周易》一冊投之，有紙人飄然墮於地，急夾置書中。遲明檢視，五官四肢咸備，右手執翦刀一柄，投諸火，亦無他異。聞者信之，因譁言《周易》能辟邪。城鄉塾師爭呼唔課其徒，男婦老幼，無論識字不識字，每出，咸挾一冊以自隨，居則懸於戶，坊肆及故書攤所存新舊《周易》，搜購一空。擾攘數月乃已。

至丁酉、戊戌間，大江以南，又盛傳男辮婦髻及小孩陽物、雞翼被翦之事，夜半雞鳴，速傾以穢水，即得寸許白紙作持翦狀之小人，謂為白蓮教中人所為也。

郭瑞亭多幻術

郭瑞亭，燕人，多幻術。善豢蛇，日輒以蛇三四條圍之腰，游行市中，人恆以長蟲郭呼之。嘗與友於深夜作葉子戲，無負，餘三人竟夜不能得一籌。眾大駭，問以故，郭微笑曰：「諸君所負之資，如數奉趙可耳。」眾愈疑。窮詰之，始悉已被其用遮掩術愚弄多時矣。蓋郭以此術博笑甚多，而從無染指。某日，與友作竟夜談，時萬籟已寂，忽曰：「君得毋思麥酒乎？」友曰：「君言觸吾嗜，然未悉君備焉否？」郭曰：「君果思飲，吾將沽之於市。」遂以數百錢及壺置於案，蔽以巾，口喃喃作數語。祝畢，縱談如故。少焉，揭巾，則酒已滿貯於壺，且有下酒物。初以為偽，飲之，無少異。視其錢，已烏有矣。

光緒庚子春，郭以鄰人耿紀五小有觸忤而怒，揮以拳，適傷其目。目暴腫，痛甚。耿固無賴，乃控於南城指揮署。官拘郭質

訊，叱之曰：「爾何故傷彼目？」郭辨曰：「我何嘗傷其目耶？渠本一市儈，欲藉詞為敲詐資。蓋渠知我懦弱，故搆訟，奈何官亦受其欺耶？如以我言為妄，勘驗可耳。」官允其請，飭吏驗之，乃睛上敷一葡萄膜。亟去之，則黑白宛然，目無少損。官以其欺，隨叱之不理。耿出署，則又腫痛，欲再訟之，則腫痛頓止。如是者三四，不得已，乃罷訟。是年五月，京師拳匪作亂，郭入其黨，後於正陽門城下飲彈死。

苗人退蠱

蠱毒甚於黔南，豸蠱者不能傷人，必自殄其身。其放蠱也，不僅於飲食中，即兩目注視，其人亦能中蠱。先事豫防之法，相傳以針置帽內，或值欲飲食，及有人注視時，默念此必放蠱以害我者，則蠱不入。有中之者，苗人亦能退之。苗人至室，揮雙刀，往來擊刺，禹步作法，語呶呶不可辨，無何，病者霍然矣。

以木換人手足

木邦，一名孟邦，相傳其人多幻術，能以木換人手足。人初不覺，久之行遠，痛不能勝。有不信其說者，死之日，剖股視之，果木也。又能置汗穢於途，人觸之者，變為羊豕。以錢贖之，復變為人。有知之者，易置穢物於他方，則其人乃自變為異類。